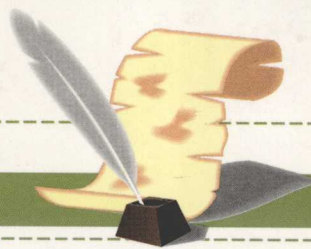


YOUXIU  
DUANPIANXIAOSHUOJI  
优秀短篇小说集



# 那年花开 (一)

李相状 魏莹 / 著



-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个现实的写照
- 它是一面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幅精彩的画卷

吉林音像出版社  
吉林文史出版社

1247.7  
1154  
·20(1)

# 优秀短篇小说集

李相状 魏莹 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  
吉林文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优秀短篇小说集/李乡状主编—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。2006.2

ISBN 7-80702-111-X

I. 优… II. 李… III. 小说—短篇 IV..I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0312 号

## 优秀短篇小说集

---

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 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总印张 225

字 数 420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/3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702-111-X/I·31

总定价 894.00 元(全 30 册,本册 29.80 元)

---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# 目 录

那年花开(一)[上] .....	(3573)
越想越怕 .....	(3750)
惨死的金鱼 .....	(3757)



## 那年花开（一）[上]

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开始——”啊！有没有搞错，又5点了？昨晚，批改学生作文，半夜12点才爬上床睡觉，可一闭上眼睛又继续批改作文、写评语，因顾不上吃饭，累得脑袋昏沉沉的，刚刚坐下吃点东西，这个该死的定点收音机，就把方洁老师给吵醒了。唉！在梦中也不让吃一顿安稳饭。屈指一算，1、2、3、4、5，顶多睡了5个小时，又要起来了。没办法，带实验班就是一个字——累！

走在街上，刺骨的寒风吹来，倒叫方洁老师清醒了许多。刚一进班，呀，同学们早都来了，一个个闷着头看书的看书，做题的做题，教室静极了，以至于方洁老师进班，愣是没有一个人看见。她不忍心打破教室的寂静，坐下来，自己给自己倒杯水。她喝了一口水，环视一下教室，此时，第一排靠近讲桌的同学才如梦方醒地说了声：“老师早！”方洁老师微笑的点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这时，数学赵老师笑眯眯地进来了，同学们已经有经验了，看他只能看脸，决不能往下看，否则会吓死。果然，大家一看到他的脖子，哇塞！寂静的教室响起一片惊呼声，只见白花花的卷子。他的双手呢？噢，在腰间——啊！就是说上半身的高度全是卷子。方洁老师知道一会儿陆陆续续的，物理马老



师，化学陈老师，英语毛老师，都会每人抱着一摞卷子走进来，早自习向来都是各科老师争夺的阵地。

今天又要——唉！

方洁老师真为她的学生揪心，可也没办法，因为竞争是残酷的，不用功就落后，应试教育嘛，哎，她长叹一声。忙忙碌碌，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，天已临近傍晚，此时，夕阳照进课堂，洒落在语文的教科书上，纸面被染成了玫瑰色，同学们一个个精神疲惫不堪，呆坐在椅子上，细看眼神都有些迷茫，几乎个个脸上写满了无奈，而年轻貌美的方洁老师却精神得很，依然严厉、认真，脸上见不到丝毫的笑容，或许，将要率众弟子奔赴考场，她，还在孜孜不倦的给学生们把古老的中华民谣诵唱。

一阵清脆的下课铃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，同学们都长出了一口气，教室里响起一片整理文具声，方洁老师还显意犹未尽，此时，同学们已三五成群的走出教室，校园里瞬间成了沸腾的海洋。同学们就像小鸟出笼一样，叽叽喳喳，各奔东西。

送走学生，方洁老师回到教研室，她发现一个信封，很特别的一封信正正当正的摆在她的办公桌上，好像特意送来的，她没顾得上洗手就把信拆开了，看着看着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，脸色铁青——“啪——”她将信往桌子上猛一拍：“造谣！无耻！小人！一个教研室的，共事这么多年，这种事也能干得出来？！”方洁老师已完全失去了理智，这一举动，把教研室的同事吓了一跳，大家立刻围过来。



赵凯小心翼翼地拿起信一看：“这事能是谁干的呢？难道真是我们教研室的人？啥事也用不着写匿名信啊！”

马春花厉声地说：“这纯属挑拨离间，破坏我们教学，影响我们拿成绩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。方洁什么时候设套让我取代许会，处处与她作对了？说我多让学生做题，在教学上挤兑她更是瞎说。”

方洁说：“看起来，这事的来头不小。是有预谋的，事先策划的好的，但主要还是冲着我来。”

赵凯委婉地说：“我早就听说，其他几个教研室同时接到了匿名信。但大家几乎没谁相信，有的老师仅一笑了之。”赵凯劝方洁别把它当回事，然后招呼其他同事回家。当大家都陆续走了后，方洁老师也自觉没趣，自嘲的笑了笑，全没了方才横眉冷对。

此时，同学们已经走的走，教室还有三三两两个学生在扫除。放学后的校园犹如一座空城，空荡荡的操场上，方洁的学生钱小刚闷闷不乐地一个人在转悠着，肚子里饿得咕咕直响，可脚步仍然不愿往家的方向走。

昨天，钱小刚放学回家，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他的房间了。要在平时，爸爸早上去拽住他问个明白，可是，现在他爸给他娶了后妈，小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可就要考大学了，这种状态怎能学得好，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一会儿，电视里有一条讲经济繁荣时期，怎样避免通货膨胀的新闻，爸爸知道小刚对经济新闻最感兴趣，他不是立志当经济学者吗？借此



机会把他叫出来听听，帮他调整一下心态，可是怎么叫他他也不出来，小刚说今天的作业多，必须抓紧时间做，否则就做不完了。实际上，小刚昨晚一点学习的心思都没有，心里特烦，一看物理卷子脑袋就大。因为爸爸再婚一事，晚上没睡好觉，摸底考试有几道题没有做对，物理成绩落后到第9名，被马春花老师叫到教研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并叫他通知家长来学校，今天他谎称爸爸出差了。但马老师发现小刚最近不对劲，他不忍心小刚掉队，也是很长时间没与小刚家长沟通了，因此，她坚持要他的家长到学校来。可在小刚看来，马老师不依不饶的跟自己过不去，放学后又要求他通知妈妈明天来学校。小刚犯难了，妈是后妈，老师根本不知道，一到学校来，一切不露了吗？再说了，在后妈眼里，小刚除脾气倔点，但可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他回家咋跟她说呢？

突然，“啪——”一个足球向他飞来，正砸在他的头上。顿时，两眼冒金星，他双手抱头，蹲在地上。当他回过神来一看，不知啥时候操场上多了几个同学在踢足球，只见操场南端门下的一个同学看到小刚被球闷得狼狈相，捂着肚子笑弯了腰。其他几名同学仍在远处踢足球。钱小刚本来就憋一肚子火，又被同学用足球闷了一脚，气就更不打一处来，他转身飞起一脚将足球狠狠地射了出去。足球急速运转，只听“啪——”的一声，教学楼一楼的一个教室的玻璃碎了。

这房间正是高三教研室，方洁正准备收拾一下后回家，听到窗户玻璃被打碎声，不觉抬头往上一看，吓了一跳。走到楼





门口的赵凯和其他老师也听到玻璃被打破声，他们转身就往回跑，进屋一看，从窗户飞进来的足球滚到了脚下，其他老师还以为是因为大家在一起研究匿名信的事遭到了报复了呢。“谁？”赵凯本能的喊了一声。马春花说：“快去看看是哪班的学生，叫他们快离校。”

见有老师出来，几名踢球的学生，吓得顾不得找球撒腿就跑。

“站住，都给我站住。”赵凯边走边喊，并将踢球的同学堵在校门口。

“老师，不是我们踢的！”唐斌斌忙解释说。

赵凯脸一摆，严肃地说：“都不用解释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若无其事。都给我站好了。”

“老师，真的不是我们踢的。”梁小松仍辩解着。

赵凯急了，生气地说：“不是你们，是谁？难道是我？！”

“老师，也不是您，是他！”唐斌斌用手指向离他们不远的钱小刚。

赵凯惊讶地说：“钱小刚，怎么是他？”在学校，在赵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，钱小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他是绝不会做这样的事的。

钱小刚、唐斌斌、梁小松被赵凯老师请到教研室，站在地中央，不敢看老师一眼，方洁问：“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？明年中考了，还有时间踢球？你们还不想考上好的高中了？”他们低着头谁也不说话。



许会老师急了，数落道：“你们都多大了，怎么就不懂事呢？”“离中考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怎么就不知道用功呢？”“老师都替你们着急。”最后，又训斥说：“怎么回事？说话呀！不说谁也别回家。”三个学生你瞅瞅我，我瞧瞧你，谁也不吭声。赵凯生气的一拍桌子，大声说：“哑巴了？说话啊？”

唐斌斌终于开口了：“是钱小刚踢的。他数学没考好，方老师让他爸爸来，他说他爸爸出差了。老师就说爸爸出差就让你妈妈来。但他妈是后妈，小刚与她的关系不是很好，他没法叫她来，就拿足球撒气，才故意把球踢到窗户上的。”

钱小刚红着眼睛，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：“你给我闭嘴！哪儿显着你了？”“我说得不对吗？”唐斌斌说。钱小刚举起拳头：“你再说，我就打你。”

唐斌斌也不示弱：“在教研室你还敢打人？”说着，故意往前凑了凑，一副无赖样。

“我急了，哪儿我都打。”钱小刚说完，一个电炮打过去，两人厮打起来，赵凯忙着拉架，撕扯中脸上也挨了几个电炮，左边牙被打掉了一颗。许会实在看不过去，大声喊着：“钱小刚，你还想犯错误啊？”上前硬将两个学生拉开……

方浩收起手中的信，站起来说：“明天放学，你们三个负责把这块玻璃安装好，如果谁还有意见，就留下来跟我谈，没有意见的，可以回家了。”三个人都觉得冤，谁也没动地方。“咋地？非找你们家长，你们才肯走啊？”许会喊道。唐斌斌瞪钱小刚一眼，气得转身走了。梁小松也跟着走了。

钱小刚刚要走，方老师叫住他：“钱小刚，明天你妈不用来了。马老师那边由我跟她谈。”接着又说：“过两天我再找你。”

钱小刚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，他没有敲门，而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来的，这也是他亲生母亲不在后养成的习惯。继母姚敏华在厨房忙活着，她已全心投入到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中。见小刚回来，她紧忙从厨房出来，说：“小刚回来了。”小刚“嗯”了一声，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，疲倦地将书包往地上一扔，一头扎在床上。



一会儿，姚敏华就把饭菜摆满了餐桌，什么软炸里脊、清蒸小嘴鱼、油焖豆角、蜇皮拌黄瓜，这些都是姚敏华精心为小刚做的，也是小刚平时最爱吃的。等一会儿，不见小刚出来，姚敏华满脸灿烂地来到小刚的房间，“歇一会儿，就起来吧，看看我今天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。”

小刚心里烦极了，一点食欲也没有，听到喊声，躺在床上懒懒地翻了一个身，算是给她面子了。见小刚不理不睬，她温和地说：“吃完饭，再睡，小刚。”姚敏华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。小刚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我不饿！你们吃吧。”小刚的爸爸钱福民看不下去了，走进来大声地说：“不饿也得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在等你那。”

小刚闭着眼睛：“拜托，以后晚上吃饭不要等我。”然后，把脸转过去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吃还不行。学习逼着，吃饭也逼呀，你们还让人活不活了。”

钱福民愤怒了：“谁逼你了，让你吃饭还错了？你爱吃不吃，走姚敏华，我们吃去，以后他的事你也少管。”姚敏华仍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对钱福民：“好了，小刚不饿就让他歇一会儿，完了再吃吧。”钱福民高声说：“不行，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有能耐你永远都别吃，饿着！”钱小刚也急了：“饿着咋地，用不着你管。”钱福民气得脸有些不是色了：“你再再说一遍。”姚敏华见爷俩要动手，忙上前拉住钱福民：“好了好了，一个孩子，你生那么大气干啥。”钱小刚对姚敏华怒目而视，大声说：“少在那装好人了！”





钱福民的嗓门更高了：“你说谁呢？看我不打你！”说回身找棒子，因为钱小刚已是一副大大坏子了的，打他非得用点家伙不可。

“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”姚敏华硬将钱福民拉走了。钱小刚“嘭”的一声将门关上。他来到书桌前，瞧着母亲的照片，伸手拿起搂在怀里，眼泪扑簌簌的滴了下来。

小刚想起上小学时，每逢雨天，村边的溪水便会涨得老高。这时，母亲会穿上那双黑色的长筒雨靴，牵着他的手，一路护送他上学校，遇到小溪她便把他背过去。放学时，他一路飞奔出校门，一眼便看见等候在校门口的母亲。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里，母亲笑咪咪地牵着小刚回家。遇到下雨天，妈妈会撑一把伞来接他，他趴在妈妈温暖的背上，感受妈妈的心跳，母子俩一步一步往家走。那时，虽然住在农村，生活得不是很富裕，但一家人生活得很快乐。

泪眼朦胧中，他仿佛看见了母亲：乌黑的头发，白嫩的肌肤，长得像仙女似的，微笑着看着他。一会儿，就变成了血肉模糊，满脸痛苦表情的车祸受害者。

那是九年前的事，小刚的妈妈去县城卖菜，也是一个风雨天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小刚的妈妈被一辆疾驶而来的拉石头的货车刮倒，又被该车司机再次倒车碾压，当场死亡，死的非常凄惨。后来，肇事司机逃逸。小刚的爸爸在当地媒体发出呼吁，很快就有目击证人举报，交警将肇事者缉拿归案，肇事者并为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小刚的爸爸也因此进了这家建筑队当上



了工人。由于他干活卖力，肯吃苦，又有一点文化，善动脑，很快就由一名工人，提升为一名小工头。随着经济改革大潮的不断深入，他在当地建筑圈内，不但小有名气，还着实得到了实惠。住上了洋楼，有了汽车，又娶了小媳妇，当然，也没忘把小刚从农村接来上学。小刚的到来，这个家曾一度硝烟四起，战争不断。矛盾的焦点，就是小刚与后妈的关系总是处不好。

起初，姚敏华总是向钱福民打小报告，说小刚不尊重她，不管她叫妈不说，连阿姨也不叫一声，总是你你的，我怎么也是他的长辈呀；吃饭像吃冤家似的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；上完厕所不冲，在洗手间洗漱完也不收拾卫生——开始，小刚的爸爸劝姚敏华想开点，大度一些，一个大男孩突然与一个不熟的女人相处，自然会别扭一些，更别说让他叫妈了，以后，自然会好的。钱福民又找时间与小刚谈了，让他对姚敏华热情一点，尊重一些。小刚没好气地说：“那是你的事，与我何干？”孩子正处在青春期，又几年没在一起生活，钱福民没再说什么，对此他还是很担心的。

家庭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。一次，钱福民承包一个工程半个多月没在家，两个人在家打了起来，最后，小刚被姚敏华撵回了老家，学也不上了。钱福民一听，急了。“姚敏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你那点小心眼我比谁都清楚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把小刚接回来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，永远不要回这个家！”



小刚又重新回来了，爸爸说：“你一走，姚阿姨就后悔了。她怕接你不回来，就等我回来一起去接你。”小刚知道这不是姚敏华的本意，是爸爸给她施压，她不得已而为之。但他也不领爸爸的情，他恨爸爸，也烦姚敏华的假殷勤。她就是为爸爸的钱来的。后来，小刚又故意，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气她几次，给她颜色看，有时气得她偷偷地抹眼泪，可不管小刚怎样做，她对小刚还是无微不至。爸爸回来，她不但没打小报告，还一个劲的夸小刚，如何懂事，如何如何好。从此，这个家烟消云散，风平浪静。姚敏华继续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，同时，她又重新拥有了钱福民对她的爱。一天晚上，姚敏华给小刚烫着衣服，钱福民在一旁爱恋的看着她，他走过去一把将姚敏华抱在怀里，叠好的衣服弄散落一地。姚敏华嗔怪地推开他：“别闹，让小刚听见。”钱福民有些着急地：“没事，那小子睡着了。”

姚敏华拾起地上的衣服，悄悄地推开小刚的屋门。房间里关着灯，光线灰暗，钱小刚已经睡着了。姚敏华将叠好的明天换洗的衣服放在小刚的床头，又帮小刚掖了掖被子，然后轻轻带上门退出来。姚敏华一出门，就被钱福民一下把揽在怀里，并将其抱进自己的房间。姚敏华在钱福民的怀里挣扎着，小声地说：“哎呀，快放下，我还没洗漱呢！”

“今天，由我亲自给你洗。”钱福民殷勤地说。钱福民把姚敏华抱进屋，端来一盆水，将姚敏华脱光，上上下下洗净，然后，将她扔上床，两人缠绕在一起，卿卿我我。夜深了，清凉





的月光从窗外泻进来，钱小刚与姚敏华一阵云雨过后，疲惫的互相偎依在一起。

钱福民拥着皮肤光滑的姚敏华，有些动情地说：“为了这个家，这些年让你跟我受委屈了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”姚敏华眨着大眼睛，尤其是在月光下那大眼毛一扇一扇的煞是好看，充满深情地说：“瞧你说的，我既然嫁给你就是你的人了，是你的妻子，小刚就是我的儿子。能照顾你和你孩子，操持这个家是我的福分，我很高兴。”

钱福民感动地将姚敏华往怀里搂了搂：“谢谢你！但你也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尤其是你的病，不能大意，一定要按时复查。”姚敏华用手捂住钱福民的嘴：“别说了，我别担心我，我没事。你自己的事可要好好想想。”

“——”

钱福民伸手拉开床头的台灯，坐起来拿出一支香烟点燃，慢慢吸起来。姚敏华趴在他的身上问：“想好了吗？去自首吧！”

钱福民下了下决心，毫不犹豫地：“好，明天去！”姚敏华诚恳地说：“我陪你去。”钱福民：“谢谢了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以后这个家，特别是小刚，就全托付给你了。”姚敏华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操持这个家，把小刚照顾好。等你出来。”

钱福民将姚敏华搂得更紧了，在钱福民怀里，姚敏华哭了。可能是钱福民和姚敏华昨天晚上太动情太累了，也可能是